

孟子

孟子註疏

一之二

孟子註疏
卷三十五

孟子註疏

○筆者 清原秀賢

明經博士船橋氏祖左近衛將監式部大丞、歷極膺
明經博士トナリ慶長九年式部少輔從四位上、叙任云
慶長十九年六月卒、年六十(野史)

○藏書印 舟橋尚賢

秀賢四世、孫實兼、敬御男

孟子正義序

序

孟子正義序

序

序

寶珍文庫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

清門山

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奕撰

書

夫摠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衛肆其詭辯揚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滄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

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
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
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
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
已除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
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
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
刊正詎可通行臣爽前奉

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
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
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實諸經訓與
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
更俟於發揮謹上

通紀云孟子名軻字子與騶人也其先亦出自黃帝凡二十二世至周武王封弟周公旦于魯其子伯翳之後皆以仲叔季為氏仲後改為孟孟子孫因以孟為氏有曰激公宜者娶仇氏生孟子三歲而父激公宜卒母有賢德凡三迁而舍於學宮之傍以教孟子甚嚴孟子亦勤學不息既長受業于思之門人其學一以孔子為宗嘗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過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陷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高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勢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方章公孫丑告子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而自叙其終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高臯洵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末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也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身爾則亦無有身爾其自任以斯道之重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者如此惜乎孟子既死不得其傳委委於子其鄉四墓山之陽後封為鄒國亞聖公今有子孫在鄒縣世授五經博士主祀事

孟子註疏解經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

司兼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題辭解 孟子題辭

疏 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于思門人道既通所于者不台退與方章也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案隱曰王助以人為衍字軻親受業於彼

至嬴秦焚書坑儒孟子也徒黨自是盡矣其七篇書号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文皇帝廣書也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為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衆書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亦雅皆置博士當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矣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西京趙岐出季至于李唐又有陸善綬出季自陸善綬已降其列訓說雖小有異同而成歸宗於趙氏隋志云趙岐註孟子十四卷又有鄭元註孟子七卷在梁時又有蔡母遂孟子九卷唐書藝文志又云孟子註凡四家有三十卷至于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独有趙岐註十四卷唐陸

善經註孟子七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定仍批趙岐註為本今以為主題辭者趙岐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号孟子也書其題辭為孟子而作故曰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

辭之表也疏 孟子至表也○正義曰此叙孟氏題辭為孟子書之序也張謐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案魯史桓公之後桓公

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為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又云孟庶長也稱也言己是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孫何忌如晉左傳即曰

孟懿子往是孟氏為仲孫氏之後改孟也 **子者男子也**

通稱也疏 正義曰此叙凡稱子之例也案經傳凡歆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

者也子有彼也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沉子曰何休云沉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然則後

人稱先師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也如公羊子云子沉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

世入人盡知也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其以氏冠子使後人知也非独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為子焉

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疏 正義曰此叙孟

子所作此書故總名号為孟子也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云卷以謂孟子十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

也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万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今趙氏為孟子之所作故總謂之孟子者蓋亦有由也

篇目則各自有名疏 正義曰此叙孟子七篇各有名目也故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

万章告子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

盡心是也 **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

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 正義

曰邾子姓字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不記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

記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

記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

記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

左向云猶擊鐘作樂不
柳相聞言其也手持西
木以相敬是為擊柝守
備警戒也以行夜
魯世公頃公十九年
伐我取衛州公孫隱言
之下邑在魯東北四年
伐滅魯頃公亡魯於
下邑為家人曾絕祀頃
卒于柯起周之至頃公
世也

秋邾子也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
于蔑杜註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儀父事齊桓以尊王室王
命以為邾邾子說文云鄒孔子鄉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魯國
也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又曰魯
擊柝聞於邾杜註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為魯所并云為楚所
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為
楚所并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

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疏

或曰至他國○正義曰此叙孟子為魯公族孟孫之後
也其說在孟姓之改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也

文也春秋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仇如
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侯去之杜預云欲

求諸侯以逐三桓後至魯頃公時
魯遂絕祀由是三桓子孫衰微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

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

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疏

孟子至詩書○
正義曰此叙孟

荀子後漢注言孟孫氏
所慢也判謂王拾曰言
蓬夷通用蓬一音夷
河南說有夷河伯力
馮夷之籍或言蓬
或言蓬夷其義一也

掩秦主合從之說欲合
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
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
文以事秦六國謂楚
燕齊韓趙魏也

子自幼至長之夏也案史記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
子少嬉游為墓間之夏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
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獲
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
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
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且又勤
學不息師子思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
門入道既通所于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詩書故趙氏云尤
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

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隨廢異

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

一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

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疏周衰之末
正義曰此叙周衰戰國縱橫之時天道陵遲也案太史公叙
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迁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爾

滕文公下篇聖王不作諸侯放廢也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時用事上帝於是楷端見矣自後唐在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晉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是六國盛委其勢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強之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申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勢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為以害仁義並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序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沈小而正道鬱塞仁義荒怠侮偽並行紅紫亂朱矣楊雄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云湮微者湮沈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蕪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含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入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注云迷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侮偽馳騁者論語云仁而不德孔云侮口辭捷給為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偽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注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駝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剋土土色黃並以所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剋土土色黃並以所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

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為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故紫也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駝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故駝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於是

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關於事終

莫能聽納其說疏於是至是說○正義曰此叙孟子周

心慕孔子偏憂其世遂以儒家仁義之道歷遊諸侯之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尊敬也者孟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尋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夏齊宣王不能用通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莫能聽納其說者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

訖錄值炎劉之末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

奮奮翅也疾也揚也鳥張毛奮奮也

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疏

孟子至著明也○正義曰此叙孟子自知道不行於世恥沒世無名聞故慕仲尼託之空言而載之行事也言孟子生於六國之時當衰周也末又過漢之末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也治下不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以垂法言以貺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過乃退而與萬章之徒叙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七篇之意也云蒼姬者周以木德王故号為蒼姬姬周姓也云矣劉者漢以火德王故号為炎劉劉高祖之姓氏也於是退而論集

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

性命禍福粲然靡不載疏 於是至不載○正義曰此叙孟子退而著述篇

章之數也史記云孟子所于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批趙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十有一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五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云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是五千九百六十二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九百八十九字離婁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盡心篇凡四千四百五十字總而計之是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至靡不所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至於昆虫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以天七絕璇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也

要時故法也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帝王常之道施七政也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公侯導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

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疏帝王至浮雲○正義曰此叙孟子七

之則可以興外平也治次而公侯遵循之則可以頌清廟云

頌清廟者言公侯可以此助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

篇以紀文王註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

云諸侯有光明者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臨之則可

以尊欽君父主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而法之則可以此崇

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

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也卿有大夫也卿士有上士有中

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是也自

帝王以下言也則有公侯自公侯以下則有卿自卿

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止於有士而已矣

有風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疏有風至者也○正義曰此

之言為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樂故以文王靈臺

靈沼為言對宣王欲以好貨也與百姓同之故以大王厥妃

序

為言論仁則託以穀為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為喻是皆

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附

度也乃積乃倉賈文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此也

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也倨傲

曲其辭而且不失也屈枉而孟子誠為問世亞聖之大才者

也言孟子之才比於聖人之才但相亞次而已故謂亞聖也

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疏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叙

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

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道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

孔文子將攻木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籃之事則嘗學也甲

兵之事未也聞也退而命駕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

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也難也將止魯人以幣

召也乃歸杜豫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是也云乃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

季氏僭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僭辭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雖眾至自遠方莫不受

業垂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採繫后綴中述商周之盛

繫繫繫屬也義聖人繫

屬此辭於又又卦以下以新

係之義卦之字各有其詳

以經其則卦之字各有

細係

細係

細係

細係

細係

細係

細係

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歌弦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
序彖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
年春行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
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撰魯親周故殷運
也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立者其惟春秋罪也
者亦惟

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
賢擬聖而作者也疏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叙孟子
退而擬孔子也聖而著作述堯舜

進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
果所言是以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也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

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疏 七十至衿也○正義曰
此叙引孔子弟子記諸

善言而為論語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
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
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玄曰仲
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論也以此書可以經緯世勢故曰
序

論

論也語者鄭註周礼云各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答弟子
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字下館鑄者車軸頭鉄也說文
云車鑄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
論語為五經六藝之要如此館鑄與夫喉衿也 孟子之書

則而象之疏 正義曰此叙孟子作此七篇之書
而儀象論語之書是亦館鑄喉衿 衛靈

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

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

予魯臧倉毀菑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

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疏 衛靈公至者眾○正

篇則象論語之旨意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

之豆此論語之文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衛

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

商以楨周以房鄭注云梳斲木為四足而已巖之言聲也謂
中足為橫距也象周礼謂之距楨之言根楨也謂曲楨也也
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蓬豆大房○又

曰夏氏以楊豆周以王豆周獻豆鄭注云楊無異物也飾也
 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楊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
 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王篇宋桓魋欲害孔子孔
 子稱天生德於予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
 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
 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
 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
 予何云魯臧倉毀萬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
 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皆是旨意又有外書四篇性
 合同若此類者甚眾故不特止此而已

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
 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正義

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也漢中孟子既沒之後大

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

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孟子至

序說文三籍部書也

正義曰此叙孟子之書得其傳也蓋孟子生於六國之時憫
 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大道遂絕
 而不明于世至嬴秦并六國号为秦始皇帝因李斯之言遂
 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
 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是萬世之
 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吏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
 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
 燒之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号为諸子
 以故篇籍不亡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

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

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疏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

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
 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喟然興於學
 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佳庠序之復至孝惠乃除殺書
 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為意至孝文始使掌故晁錯

在雅序曰夫不雅者所以
 通話訓之指歸叙詞人之
 聘詠摛絕代之雜詞辨
 同實而殊流者也
 邢昺云亦近也雅正也言
 可近而取正也秋詁一
 蓋周公所作秋言以下或
 孔子所增才夏初豆秋
 通河益異支所補

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於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亦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以至於後漢惟有五經博士博士奉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負多至數十人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人自是也後五經獨有博士訖于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夏故謂之博

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

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

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

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正義曰此叙孟子作七篇之

序切而趙岐遂引孟子說詩之旨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義其旨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

疏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之書自孟子既沒之後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

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

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

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

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

劬瘁賸我皓首訪論替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

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繫志於翰墨得以亂思

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閑遠微妙溫奧難見宜在條

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

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

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

亦宜乎疏

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叙已意而為孟子解也言生我自西漢之京若

以世代被尋其祚其先興秦共但皆顯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文為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年歲間乃零丁嬰戚于天是其時遇地遭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紘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焦瘁疲瘵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有弛負擔於濟水之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瘁見我頭白遂訪我談論以警故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繫志於筆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辨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也科於是乃申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折為章句具載

序

本文章別為意旨分七篇作上下篇為十四卷究極而言雖不敢當於達士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如見其違理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云為之章句分為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言○丁公著案漢書趙岐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嘗遇疾甚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大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題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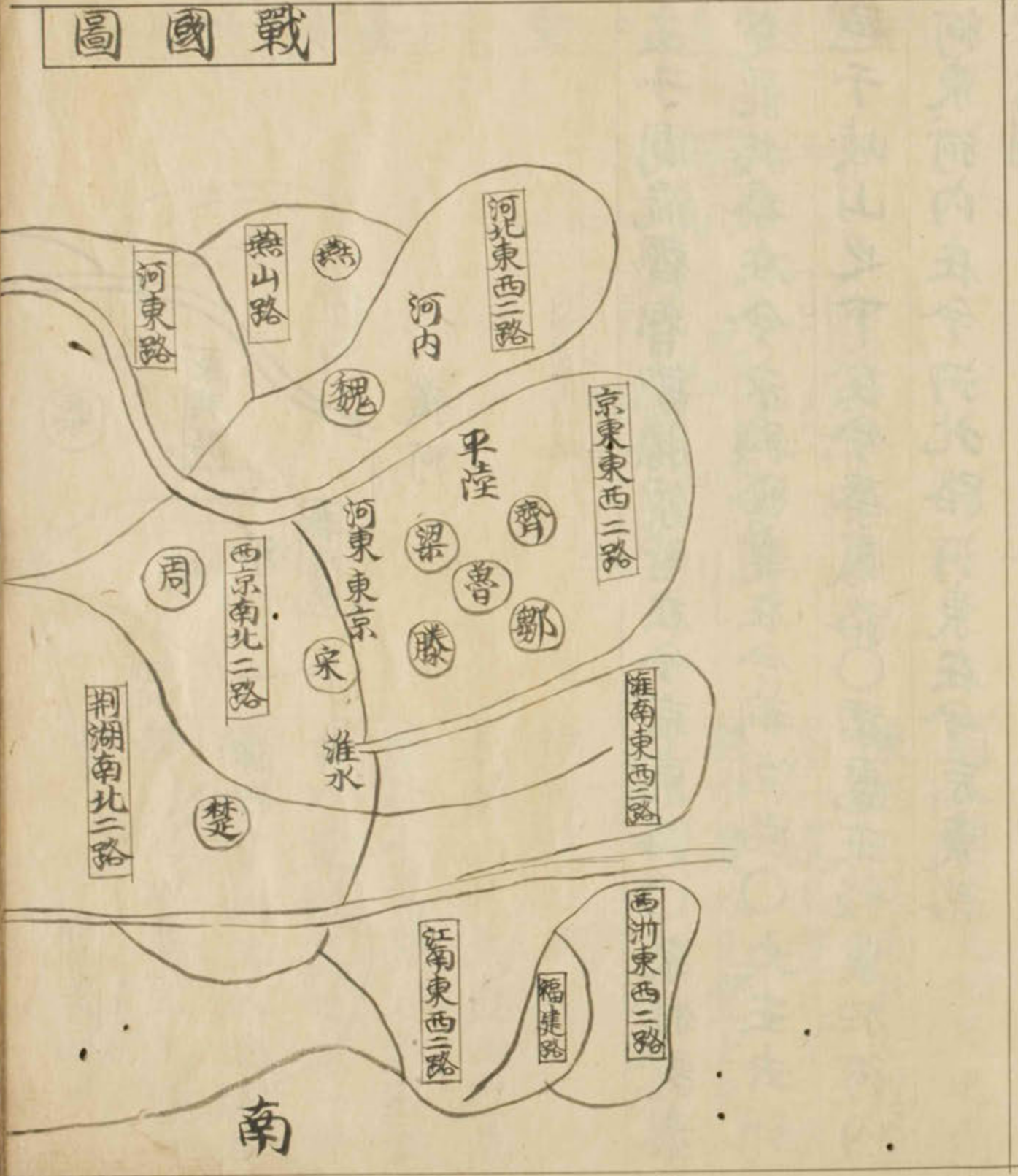
後漢列傳五十四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子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以為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遇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後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吾墓門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

注及氏改載在今卷別改為長

子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惟兄勝代之故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後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玳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玳深毒恨延篤元年玳為京兆尹玳懼禍及乃與從子玳逃避之玳果收玳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玳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玳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玳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玳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實石闔門百口玳能相濟玳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玳極極勸藏玳後壁中數年玳作兒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玳擢拜并州刺史玳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共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玳拜議郎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玳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玳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表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玳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玳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入之道又後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玳期會洛陽奉迎車駕玳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玳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玳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玳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繫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玳使荊州督租糧玳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玳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改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玳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孔子產嬰娶叔向四像居履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草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玳多所述作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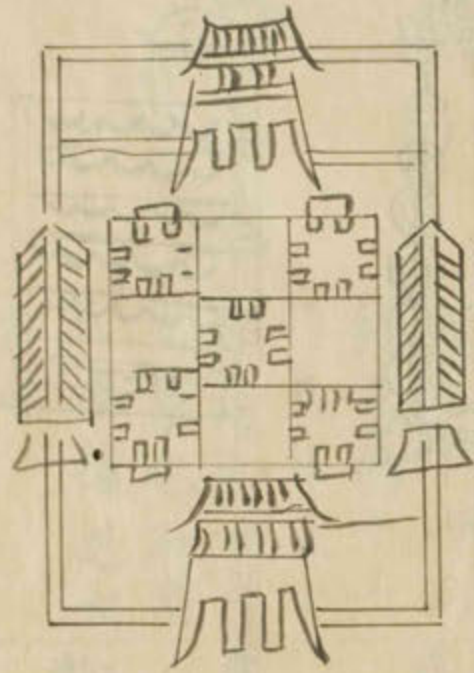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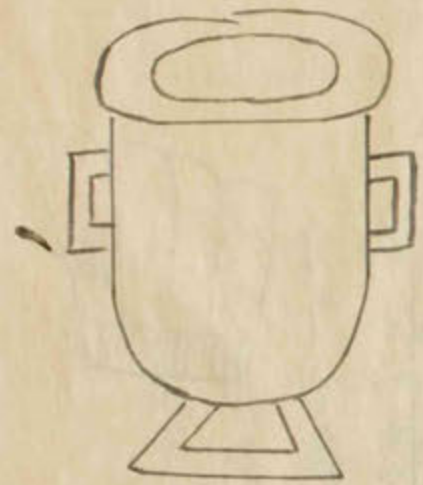
注列故曰正文著要子章句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今有之而收所作孟要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戰國圖



鍾萬以子弟養

堂也者王堂明



周人明堂度九尺也筵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
 步除度以軌
 萬鍾四升為豆四豆為
 釜釜十為鍾容六石四
 十以金錫為之深一升
 積十寸圓其外而繞其
 口厚之以脣耳在傍可
 舉

孟子正義圖

孟子周流齊魯鄒滕梁皆在今京東路○宋桓說秦
 楚罷兵秦在今永興路楚在今荆湖路○大王去邠
 邑于岐山之下在今秦鳳路○梁惠王移粟於河內
 河東河內在今河北路河東在今京東路

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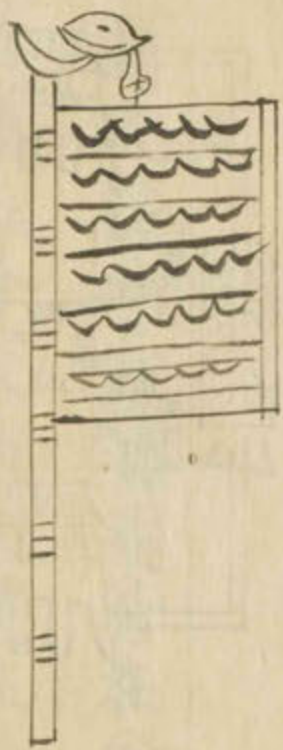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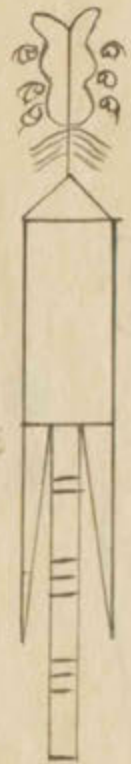


招虞
人以
皮冠

庶人以

士以

大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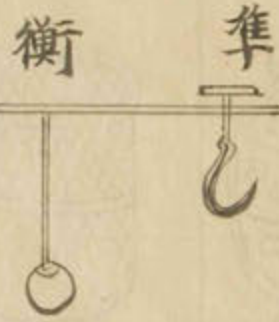


孟子正義圖

二

皮冠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一尺二寸諸侯孤卿大夫皆冠之
旃通帛正幅為之大一尺長一尋注毛羽於杠首繫飾於末若燕尾然旒絳帛為之文畫升龍降龍杠長七仞懸鈴於于首
旌以染鳥羽為之析以五色象其文德也

權然後知輕重



度然後知長短



權銖兩竹鈞石也百黍為銖二十四兩銖為兩十六兩為竹三十竹為鈞一月也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

度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弓矢斯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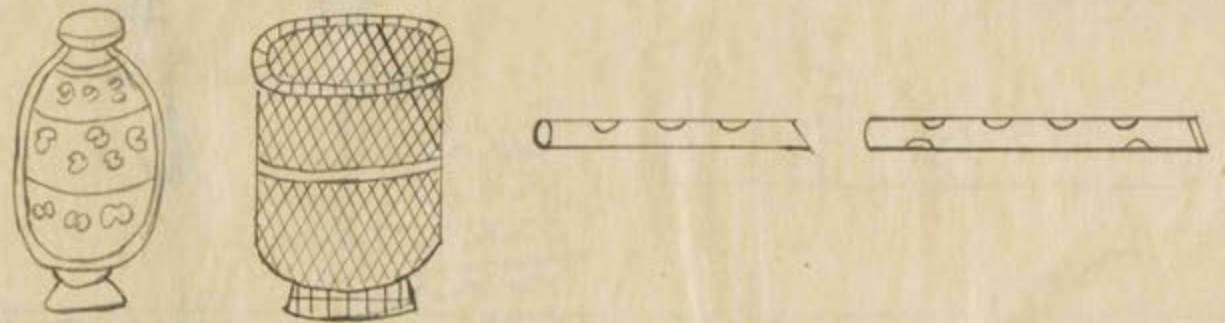
干



弓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為之

矢豪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羽六寸夾其括以羽以設其刃干周禮兵舞即朱干也周人用舞而祭山川

管籥音之 簞食壺漿



管籥堂下也樂也管前有
四孔後有二孔吹之以播
其音因以為之舞籥若笛
短而有三孔其形如蘧衛
人左手執籥用之以舞也
簞以竹為之用以盛飯
壺反爵者壺足高二寸口
徑一尺容一斛酒漆赤中
有畫飾

戈



戈廣二寸接柄四寸胡六寸直刀八寸重一斤四兩長六尺六寸

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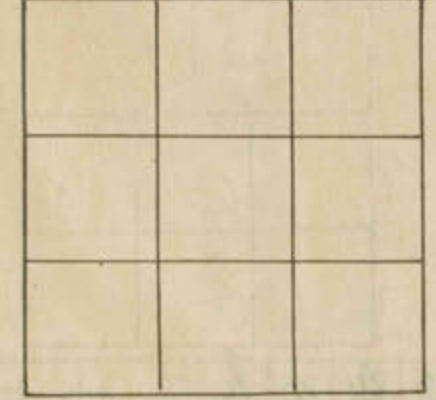
戚斧也小於揚先王所以奮武也兵舞執之與干同用

揚



揚鉞也大於戚諸侯賜鉞鉞然後得專殺先王所以飾怒也

鄉田同井



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為屋屋三為井九百畝之田也八家各私得百畝同耕公田一百畝內八十畝為禾稼二十畝為廬宅圃園公田畢然後得治私田

百乘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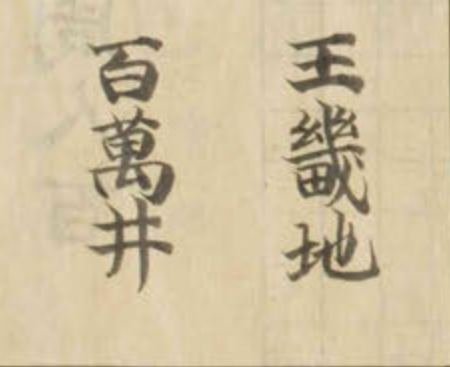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并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地之大者然也是謂百乘之家

千乘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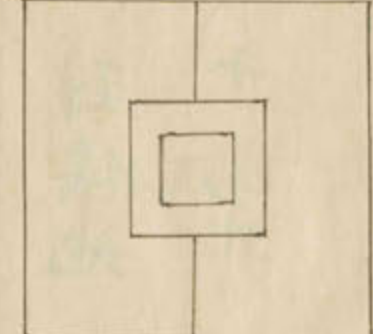
一夫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并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也是謂千乘之國

萬乘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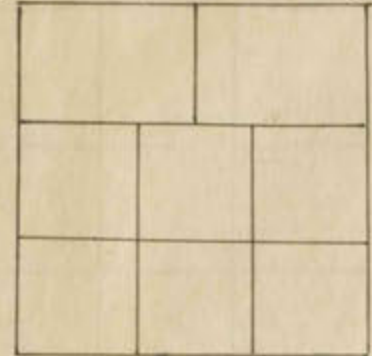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萬萬并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天子畿地然也故稱萬乘之主

夏后氏十五而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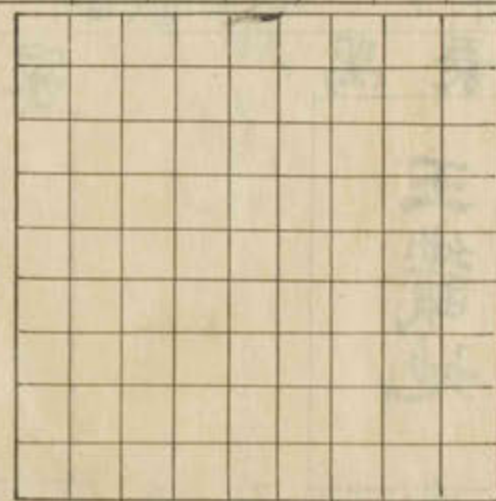


殷人七十而助



五十而貢蓋五十畝田內抽五畝為公家之田既為耕之又當歲貢其常額未足則公家必取其盈數而後已七十而助蓋七十畝田內抽七畝為公家之田但即為耕耳所納之數依年之豐歉為準故無常定之數

周人百



百畝之徹蓋百畝之田內抽十畝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力公田公田畢然後敢治私田所納之數並隨年之豐歉為準亦無常定之數夫貢助徹其實皆什一也但貢不合以常定之數而為歲納之準故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

畝而徹

孟子年譜

惠王先在魏後遷于梁号曰梁惠王

乙酉 <small>孟子見梁惠王</small>	丙戌	丁亥 <small>梁襄王元年</small>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small>齊潛王元年</small>
己亥	庚子 <small>次年燕噲元年</small>	辛丑 <small>周慎親王元年</small>	壬寅	癸卯 <small>梁文王元年</small>	甲辰	乙巳 <small>子噲以國與子也</small>
丙午	丁未 <small>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子噲子之皆死是年魯平公元年</small>	戊申	己酉 <small>燕昭王元年</small>			

按史記歲在乙酉周顯王三十三年梁惠王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七年惠王與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被

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
 惠王於是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周慎觀王五年歲
 在己巳燕王噲以國與子之三年國亂歲在丁未周
 赧王元年將軍謀攻子之不克構難數月百姓離怨
 孟軻謂齊湣王曰今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湣王
 因令章子將兵伐之子噲子之皆死及考楚年表是
 年魯平公元年其魯平公乃梁惠王末篇所謂魯平
 公將出者是也自戊申之後無所考也蓋孟子初見
 梁惠王王曰叟誣云叟乃長老皓首之福自己酉見
 稱為長老歷聘諸國至丁未二十三年則其年高可
 知史記不載其始終出處故莫知其歲數也

孟子世系

史記本傳不載按歷代藝文志孟子在諸子之列非
 若六經別置學官本朝神宗好孟子始令學者習
 治輿論語並封鄒國公配享孔子故世系無所考據
 今以孟子自序傳道世次列之于後

○堯 舜 禹 皋陶 湯 伊尹

萊朱 文王 太公 散宜生 孔子 孟子

按孟子盡心末篇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
 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
 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迺
 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余則亦無有乎

尔由此觀之則孟子去堯舜之世一千六百餘歲矣
韓愈論孟子傳道正統序傳之人與孟子自

○堯

舜

禹

湯

文武周公 孔子 孟軻

按唐韓愈原道篇謂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之所謂老与佛也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其法則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甚易明其為教甚易行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富是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是孟子傳道也正統者也

孟子弟子

公孫丑 萬章 樂正子 陳臻

充虞 徐辟 陳代 周霄

彭更 公都子 咸丘蒙 屋廬子

桃應 季孫 孟仲子 孟子昆仲

告子 常學問孟子

孟子歷聘四國

梁惠王 齊宣王

滕文公 魯平公

孟子答問列國之臣

淳于髡

高子

莊暴

景丑

孔距心

蚺鼃

匡章子

浩生不害

王驩

沈同

盆成括

儲子並齊人

戴盈之

戴不勝

宋牼並宋人

滕更

畢戰

然友並滕人

北宮錡衛人

季任

景春並鄒人

慎子

臧倉並魯人

夷之或云齊人

陳相楚人

曹交曹人

白圭周人

貉稽

宋句踐

王子墊齊王子

詳見七篇之書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

凡有七章

趙氏註

孫奭疏

趙氏註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号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号者猶春秋之時吳楚

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号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七篇為諸侯師是以梁惠滕文公題篇与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自此至卷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

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盡以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曰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与民共樂恩及鳥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也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

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則歸也七章言典籍所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也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云章句者章文也成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惣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註云梁惠王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也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夷狄其裔曰畢方也後必大夫萬蒲數也魏大名也畢方封十一年偃曰畢方也後必大夫萬蒲數也魏大名也畢方封十一年獻公卒畢方也世跡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肅肅生魏獻子獻子生侈侈也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瑩立為惠王惠王二十一年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瑩諡曰惠蓋法云愛人好与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也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季孫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政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也

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

之魏故王尊禮也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

孟子對曰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疆

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

王曰何以利吾

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

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

萬乘之國弒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其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

取其萬乘也

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

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奪如千乘奪取百乘而後其君者也孟子言未有心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為是而以己言為非故亦應也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註云孟子至見也○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註曰舜也至也魏○正義曰詞也從口乙声亦象口氣出也劉熙曰叟長老也稱依皓首之言又距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夏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梁是也○註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也爾猶魯氏聚斂以弱魯趙孟賁以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曰放依也每夏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言交俱也蓋云俱皆也○註萬乘至萬乘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

梁惠王上

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殺夏后者引之以証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伐相号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註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註云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証百乘取千乘也齊崔崔杼也為齊大夫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為衛大夫襄十四年喜與孫文子逐衛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狄為衛君是為衛公孫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誅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知中行文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家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註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

曰齊曰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註苟誠也至飽欲○正義曰語云苟子也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食者說文云厭飽也字從厭從食如飽則厭食矣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觀顧禽獸也眾多心以為娯樂誇吐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此樂耳謂修堯舜之道故國家安樂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經營規度此臺眾民並來治作之不與期日自來成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趨之若子來為之使也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

白鳥鶴鶴鹿鹿牡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鹿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

王在靈沼於叔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好而已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謂王誦此

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借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

民欲與之皆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

哉後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樂哉○正義曰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
 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
 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野鴻雁麋鹿也狀也曰賢者亦樂此
 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問孟子亦樂此池沼之上而
 顧野鴻雁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不樂與所以云乎而作
 疑也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也者是孟子答惠王言唯有德之賢者為君然後得樂於此
 如君之不賢雖有此鴻雁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者至魚躍是孟子為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後樂此
 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眾民皆作治之故臺
 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之速文王未嘗亟疾使
 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眾民自然若子來如為父之使耳
 故如此之速也王在靈園鹿鹿彼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者
 言文王在靈園之時鹿鹿皆安其所而伏臥以懷其好又且
 不驚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鹿鹿之肥飽
 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鹿鹿牡鹿也王在靈沼於
 叔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滿乎沼中又且跳躍
 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為臺
 為沼而民歡樂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鹿
 梁惠王上

鹿魚鼈者是孟子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
 惠王也文王雖以民力為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為之如
 謂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也以靈臺靈沼云者謂其文王之
 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為靈
 臺靈沼凡此者與他臺是眾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
 鼈禽獸也多以奉養文王也已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
 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樂於
 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
 伐臨於眾中詰誓之曰是日樂當大滅我與女眾共往滅之
 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樂云故湯誓引而言也
 謂樂云天有是曰猶吾之有民曰曷有亡哉曰亡則吾與民
 亦俱亡矣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
 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樂而證其
 言也言樂為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得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註云詩大雅至成
 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註云天子有靈臺者
 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
 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案春秋傳白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畫雲物為備○註言文王至使也○

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也基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求攻之○註云鹿鹿至澤好○正義曰毛氏註云鹿鹿牡鹿也圃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註云濯濯婦遊也鶴鶴肥澤也○註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沼池也物滿也箋云魚沼也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註云湯誓至亡也○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也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註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

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

用心者鄰國之君用心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梁惠王上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

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

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

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直

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故猶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

不可勝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細也

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三道先得

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桑柘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

少各有差故摠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

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温

飽礼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

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也曰非我也其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

兵殺人而曰非我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

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

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生喪死之用是備。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此也。於國盡其心而為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祭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心者。祭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君無有似寡人如此之用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加益其損寡人之人民不加益其多是如也。何故曰鄰國之民不加益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遂以此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是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或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走至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為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或只止於五十步。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

梁惠王上

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是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戰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為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國。是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直。又為王陳其王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之要。則五穀豐盛。饒穰難勝。食之多。亦不可盡也。密細也。網不入於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零落也。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民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栽墻下。以桑則年至五十也。老可以着其絹帛。雞豚狗彘。不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也。老可以食其肉。百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九云可者。但得過而已。夫至於畜足有餘也。謹庠序教化之宮。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班班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知孝悌之義。為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也。老足以衣帛。七十也。老足以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孟子以此風惠至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所食而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王而王不知發倉廩以救賑也。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也。罪是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也。是何異於執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調之而又誡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為惠王好征戰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誡之。○註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云王侯自稱孤寡不殺是也。○註云魏舊河東至河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皆魏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註云戰事。○正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皆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註填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滿也。禮云包谷填填。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馬下鼓鑼鑼鑼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鑼擊鼓作旗車徒鼓行鳴鑼車徒皆行。鳴鑼且卻是也。○註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正義

梁惠王上

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內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季中年則公旬用二日。季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季注曰使民以時。包註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註數畧至不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畧網也。荀子曰網畧毒藥不入澤。滂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註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註時謂至有餘。○正義曰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註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者陰木生山陰在北者。荀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註井廬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菜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廬居也。菜謂休不耕者。鄭玄曰廬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為廬舍。里有序如鄉

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礼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也之大略也王制云五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註言人君至教也○正義曰饑死者曰茅詩曰茅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對曰殺人以挺

與又有以異乎挺杖曰無以異也王曰挺又殺以人無以異也

又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三復曰挺又殺入與

政殺入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率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

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梁惠王上

其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入猶尚惡視也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

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偶人也用也送死仲尼重人

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

以教王愛其民也疏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設宜與前

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

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挺又又有以異乎

者是孟子答惠王故託比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杖又又有以

各異乎云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為如何故疑之也曰

無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杖殺入又殺入無以

各異是皆能殺入也以又與政有以異乎者孟子復問以又

與政殺入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復曰政之殺人與又

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

王也言庖廚之間有肥肉棧廐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

之顏色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也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虎狼食牛羊且
 人猶尚惡見之况為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
 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也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
 之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尼之言
 也言仲尼有云始初作俑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為
 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
 嗣也○註槌杖也○正義曰釋文云槌木片也○註備偏人
 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備者不仁埋蒼云木人送葬設
 關而能踊跳故名也曰備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
 也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
 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諷之
 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

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及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

梁惠王上

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比三恥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

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因其民

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

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慘在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疏

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

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寡人之所
 知也。者，是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
 強，寡人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也。如之何？則可
 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
 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
 甚愧恥也。今願比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
 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答惠
 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
 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閑暇日脩孝
 悌忠信，入闈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
 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極，極亦可以鞭撻秦楚也。堅甲利兵
 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極可鞭撻者，蓋秦楚常處
 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
 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餒，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
 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
 父母者，彼寒凍飢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各被秦楚

梁惠王上

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也？師而
 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
 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也
 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閑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
 外，有休息閑暇之日也。○註：韓趙魏至強也。○正義曰：案史
 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知
 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是為強國。云東敗於齊
 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
 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與師。太子申自稱攻齊，遂與
 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
 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南則當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魏之嗣

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也威知其不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

定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故為一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對

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孰

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

若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其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復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

潤槁苗則沛然已盛孰能止也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

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

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也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中沛然而來誰能止也

疏孟子

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者也孰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者是孟子言我獲答之唯不好殺入者能以仁政為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入

梁惠王上

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油然下

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比喻而解

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

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作雲沛然而降雨則

枯槁之苗又浥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

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也誰

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

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苗而解王之意喻又以此復詳明

之欲使襄王即曉也也言今天下為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

好殺人者之言皆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歸之亦

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也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

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

也也○註襄蓋也至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

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蓋曰襄蓋法曰

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註周七八月夏也五

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也月為正夏也時建

齊宣

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蓋也宣王問孟子欲廣發齊

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莫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
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
後道齊之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安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

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論三

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王曰德行當何如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

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

乎哉王自恐德不足曰可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

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聖王上

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斲王左右近臣也觶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

血塗其釁却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

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斲言王嘗有

此仁不知誠克也否曰有之王曰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

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畜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

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

國雖小豈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愛牛哀也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

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

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

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已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

也時未見羊羊之為姓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王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

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

嗟嘆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

曰有復於王者

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

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獲白也許信也人有

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

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

曰不為者與

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起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

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挾太山以起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也類也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

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故我之老亦敬人之

老愛我也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

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故

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而已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太

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

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

度心如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

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耳曰王

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

王曰

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

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

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

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也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

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也願

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此也緣木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

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

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因辭也言

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敵楚也蓋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也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

下也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也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

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

試也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

少行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

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

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民誠無恒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罔其民是政何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乎王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曰王無異於百姓也。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孟子對宣王言：王無怪百姓皆謂我為愛財也。以羊也。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也。人安知王以為不忍見其恐懼，又為擊鍾不可廢，故以羊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就死也。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若無罪而就死也。何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宣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者，是宣王自笑以其已之心不如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愛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為然，故以此言獲答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者，孟子獲解王也。自責之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為王也。此亦為仁之一術耳。無他是見其牛之敵，蘇未見其羊也。敵，蘇也。凡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則不忍見其就死；聞其鳴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人，凡於庖廚烹炙之事，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悅之，而引詩之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

梁惠王上

而為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為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言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也。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末，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者，是宣王答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為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能舉，為不用力；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為其不用力也。一車薪之重，所以不能見者，為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以不見安者，為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為王，是王也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為與不能，不能二狀，何以為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也不王非挾太山以起北海也類也是折枝也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為與不能也異狀也言今有云挾太山而起過北海而語人曰我不能挾太山起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為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為長者按摩手節是恥見殺使但不為也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挾太山起北海也類也是不為長者折枝也類也以其不為也耳若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運轉於掌上也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也詩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若孟子言為君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能安也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它事焉能推其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若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

梁惠王上

推其所為之意言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以託物而調王也言為也權與度然尚能知輕重長短其其權度也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忖度也耳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也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興起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我不以為危事外結怨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也以為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天欲可得而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己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為其肥甘也味不足以供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也耳與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芻也飾不足供視於王也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也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為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也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又曰否吾不為是者宣王答也曰我不為是四者之事

也曰然則主也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也夫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為所大欲也故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欲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朝秦楚也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為所大欲是若緣喬木也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其甚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彼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為之彼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也小國與楚也大國戰鬪則王以為誰國勝之曰楚人勝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楚也夫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夫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以敵大國人之寡少固不可以敵人之眾多夫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異於鄒國也小而敵楚國也

梁惠王上

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之盡當反行王道也本耳故云盡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也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為之任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也其如此天下皆歸之誰能止禦云也商賈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云賣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志以明白教我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也本而教之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為能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為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為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

事父母而天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也歲終身飽足凶
 荒也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
 亦較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
 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也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也年
 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
 間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也則盍反
 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也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
 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前此更
 不解○註宣謚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
 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
 法云善問周逵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王齊
 僖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與知有寵於僖公弒君自立九
 年春弒與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為桓公
 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殺與知五年與魯人會柯
 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鄆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王十
 六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為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
 驪姬婦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
 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
 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
 生夷吾者為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也齊十四年

梁惠王上

惠公夷吾卒遂立重耳為晉文公九年在位卒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莊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

曰王好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

乎王誠能大好古也樂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齊國其庶幾治乎

以好樂有諸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也曰寡人非能好

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乎也慍憲莊子道其好樂也王言我不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曰可得

聞與王問古今同樂之意寧可得聞邪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人王曰獨聽樂不如與衆共聽之樂

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

衆人共聽樂樂也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為樂臣請為王言

樂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

節衆也疾首頰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禘祫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以故使民愁也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

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性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

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

歛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

今王

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効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

惡莊子之言王也好樂也

疏

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

暴見王下

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

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也曰好樂何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

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

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見也齊王而問之曰王曾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

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也

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憤莊暴言己之好樂於孟子也故答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

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聲是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獲對王而言也言王之好樂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

子對也齊王則止曰齊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對齊王故不必稱國季耳今也樂猶古也樂者是孟子見齊

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也樂亦若古也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

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何寧可得而聞知之與曰猶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者是孟子欲以此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樂為樂也故問之曰王獨作樂為樂邪與人同樂為樂邪曰不若與人者是齊王答孟子亦以為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少樂樂與眾樂孰樂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與眾人同樂為樂孰樂邪曰不若與眾者齊王亦復答孟子以為不若與眾人同樂為樂也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眾同樂之意乃為王陳其獨樂與眾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眾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作其樂於此國也百姓之人聞王鐘鼓之聲與管籥之音舉皆疾痛其頭又蹙頰愁悶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賦徭彼使我至於此也極也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也以其如此故百姓所以頭痛蹙頰愁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蹙頰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彼使不得休息而至於如此也極也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也然則五也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籥之音

樂也言今王

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也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外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知應故也聲也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則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也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鄰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眾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註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感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感人心其與雅樂同也○註鼓樂至百姓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金奏註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三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補夏鷲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笙簫簫或曰簫若笛而有三孔者樂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五管為簫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簫後鄭云簫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抑詩簡兮之篇文也註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頸也頸鼻頸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若楚皆感其鼻蓋而愁悶也○註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將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柝羽為旄為王者存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柝羽釋云全羽柝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知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

七十里有之於傳文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有是言曰若是其

梁惠王下

大乎

王怪其大

曰民猶以為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

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也時雖為

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也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

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

言王之政嚴刑重也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也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

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設阱阱者不過

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

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囿專利

與。

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宜
 王嘗聞文王有圃方門四十里故見孟子問也還是是之否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
 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為文王圃如此之闊大民猶尚
 以為之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
 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圃但方闊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也
 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藟藿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
 圃方闊七十里而採薪草薪木也賤人與獵雉鳥兔獸者皆
 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為小不亦
 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
 臣言自臣始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
 其國中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
 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圃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者
 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三有苑圃方四十里之廣
 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科也如此則是王
 為圃方四十里之廣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
 亦宜乎也凡此是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
 天子之圃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
 王之國百里之國或者以謂有七十之里為苑圃是如之何

梁惠王下

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
 圃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
 之一豈七十里之圃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
 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圃居其几是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畝也
 地耶是安知周制之法與○註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
 伯土地尚狹而圃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玄詩譜云周也先
 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高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李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墳之諸侯是文
 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岐邑也商之刑長曰伯謂為雍州伯
 也子夏云王李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為西伯矣論
 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圃而民
 猶以為小也○註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
 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
 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
 土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
 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四
 境郊皆有關者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問與鄰
 蓋四郊之門也

孟子對曰有欲為王陳古惟仁者為能以大事聖王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紀詩云昆夷允矣惟

其咏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

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以大事小樂天

者也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

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之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

王道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對曰王請無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墨書王下

之勇敵一人者也

疾視惡視也撫劍頭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也

敵者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

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而已

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衡橫也武

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

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疏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

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

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

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時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

之聖王而比之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

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

事葛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而以采薇薄伐肆不殄厥愾是

文王事昆夷也昆夷西戎之國也惟智者乃能以小奉事其

大是故大王去邠避狄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危是

太王事獯鬻也句踐退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句踐事

吳也句踐越王也以大奉事其小是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覆

者也以小奉事其大以其量時畏天者也故樂天者如湯文

遂能安天下畏天者如木王句踐遂能安其國故詩之周頌

我將之篇有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言成王能飲畏上天

畢憲王下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

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

言大不合己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

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王

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劍瞋目疾視而號於眾曰彼

安敢當敵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

也故曰王請大也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

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

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莒以篤厚

周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者謂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

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

師以治以教也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

在我天下安有敢違越其志者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也言紂一人縱橫逆

行其道而不顧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是伐紂也凡此是

武王之天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註葛伯不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孔安國云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上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允笑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縣之篇文也箋云昆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柞域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駝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而證以解作文王事昆夷大與詩注不合又云太王避狄文王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西戎之國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是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也卒不免故伐之也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也趙註引昆夷允笑惟其喙矣蓋失之矣○註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匈奴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西戎邑于邠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大土置文置文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誓而身自官事梁惠王下

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註周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註疾視至敵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瞑目而語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註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遇祖旅今孟子乃曰以遇祖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魯子盟于密則魯者密也近地詩言密之眾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註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注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註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花園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

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也
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
同樂亦非在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
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

助之憂故民亦能憂
君之憂為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也憂
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也如是未有不王

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
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欲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
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儻皆

梁惠王下

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
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

先聖
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將巡

將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

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
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未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

力不
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
諺語也言王者巡將觀

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
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吾蒙休
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
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

讒民乃作慝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與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

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萌萌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

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

民之故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態蹠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

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

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困水行舟舟未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

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

梁惠王下

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

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

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不足者也

呂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

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

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

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

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威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疏齊宣王至好君也

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離宮之名也中間有池

圍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宣王稱孟子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

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答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

有為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誇其上矣為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誇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為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也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誇也以民之所憂而已亦為憂之則在已有所憂而在下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民憂樂施報之効也故曰在上為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所憂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下不歸往而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也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論齊宣王也昔往也齊景公齊莊公之後景公許曰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儻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効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

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也是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贖粟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曰有我王不遊我何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後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今也是也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之民不得而飽食有勞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眊眊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而下民又皆作為邪惡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行皆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故流者是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是也連者從流

上而忘反也謂也如書曰得水行舟若舟朱是也荒者從獸
 無厭也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三者
 樂酒無厭也謂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也耳言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
 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溢
 行惟獨有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
 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也景公
 所以說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戒勅於國而敢慢其事
 出舍於郊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庫而補贖其不足
 者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
 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皆以招
 名之曰亦舞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
 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言說君所以好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
 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詩宣王亦欲
 宣王如景公說晏子之言而悟之也○註轉附朝僻至邑也
 正義曰云轉附朝僻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
 王釋云潁水名山南陽恐悞潁為僻他並未詳云琅邪為齊
 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

名是也○註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書
 云義和酒滯胤往征之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
 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
 度又曰紂沈湎酒冒亂敢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湎嗜酒春秋
 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
 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實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釋
 云胹煮也番草器也○註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正義曰案
 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公怒杜預
 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圃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註書
 云罔水行舟若舟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
 舟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用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游
 于家用殄厥世孔安國云舟朱竟之子傲戲而為虐無晝夜
 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游於家
 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似○註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
 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
 貳乃盤遊無度政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
 忍距于河孔註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
 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
 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
 日竝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

說非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欲言帝聖時有罪堯時亦有罪則
 罪是善射也說非為人必信如是則不知言以非為窮國君
 號為諸侯者何也○註射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
 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
 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有人始格之法後
 為武王所伐是也○註徵招角招樂章也○正義曰凡宮商
 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
 始屬土者以其最清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
 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
 象也商亂則誡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
 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
 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
 也亂則哀其事到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
 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
 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註
 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
 之篇文也孔註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
 是不敢樂於遊逸田獵者也故錄此焉
 齊宣王問曰
 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
 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學堂王下

也齊侵地而得有之入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
 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
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言往者文

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墾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言此四者

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詩

雅正月也篇舒可也詩人言居今也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鰥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

言乎善此王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

政則何為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

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稷於好貨故不能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

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也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

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

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王若則也於王何有不可也

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

好色不能行也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繇

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

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

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偕行

而已善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也與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也思則於王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正義曰

之政何有不可乎此章言齊王好貨也孟子推以公

劉大王好貨也責難於君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為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

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有明堂後為齊侵

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

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至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為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為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夫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為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為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時身受其祿而至子孫世亦與土地祿為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而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不誅辱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焉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隻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是皆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為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者哿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笑富人但先哀憫此鰥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援之以答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為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

寡人有疾

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橐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上卒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云橐囊者大曰囊小曰橐也爰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詩云至於何有曰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綿之篇文也答宣王也宣王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太王好色爰厥妃其詩蓋謂古公宣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淮而至于太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士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娶適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太姜也是太王之妃也○註謂太山下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太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遂觀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言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休

臻乎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
 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考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
 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
 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太山下
 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太山後嘗為齊所伐
 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註
 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
 人稱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齊人稱有事於太山必
 先有事於配林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
 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也數而卑
 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
 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
 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矣
 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室四
 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
 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室皆於太室
 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

學堂注下

案曰禮記也狂狷也周禮鄭注
 凶謂凶年飢荒也札謂瘡疫死
 亡也出入閉門無相親者謂
 苛察不得令奸人出入也

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註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
 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賈父為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
 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
 昌立是為西伯西伯踐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
 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
 而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什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
 又采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
 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
 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
 婦人愛姐已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是紂
 時稅重也閏譏不狂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
 無關門之狂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狂而作布澤農掌國
 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
 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蒿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狂
 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
 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
 此引之以救弊矣○註詩示雅正月之篇者○註云寄可也

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憚，獨困也。○註：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邠，為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素，大曰囊。思輯用先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也。故不忍闕其民，乃累糧倉於棗，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先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註云：戚斧也。揚，賦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行，明已也。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註：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縣，詩興也。縣，縣不絕貌也。毛註云：古公劉公也。古言久也。實，又字或因以名言實也。古公，處獨狄人侵之事也。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於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渭水，淮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字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淮，淮添水，測也。爰，於也。反，與也。率，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卷終

梁惠王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以為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

言無友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曰：士師不

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也

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

孟子以此動王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疏

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言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齊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
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矣之所皆寒凍其膚長餒其腹則為
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也餒者飢之過也謂
也王曰棄之者是宜王答孟子以為交友之道如此當棄
去之而不必與為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若孟
子因循又問宜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王治其士則為士
師者當如之何也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
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
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為之
君當如之何也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宜王知罪在諸已乃
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註士師
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士皆以士
為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
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也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也
則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王曰吾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

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察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踰戚相踰豈可不慎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

其鄉原也徒論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如此然後可以

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疏孟子見至為民父母

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

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

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

其有世世將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

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

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

性日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

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

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

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

戚而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

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

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

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

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逮至一

國之人皆曰此人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

真是為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

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

趣嚮客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註大辟之罪。五聽三省。○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註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省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鄭云。遺亡。若問惟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省也。○註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齊宣王問曰。湯放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也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

文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

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他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

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齊宣王問至未聞不聞弑君也書云獨夫紂比之謂也疏齊宣王問至未聞

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

寵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

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

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

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

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

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

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

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

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

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尚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

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夫也吏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

也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王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

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

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煩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

家而今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

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

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哉○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

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

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

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

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斷

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

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

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

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

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何也今有璞王於

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復以此

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

鄭玄注云審曲而執審察王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隱陽之面背是也禮樂宜於政治也禮言拍也禮也

也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行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王人耶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註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籛工不敷頌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而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春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註云二十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謂為二十兩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

學書王下

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暮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靡厥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

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以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箠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

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也則取之而已

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

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之足以興
 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与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
 禍也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
 為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
 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云肆予東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
 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
 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者孟子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
 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
 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後欲
 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輦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托以萬
 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輦食壺漿而來迎王師者
 豈有它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弥深火弥熱
 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任師哉意謂今齊誠能
 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
 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

梁惠王下

蓋六國之時為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輦苟者案
 曲禮曰圓曰輦方曰筭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筭則筭亦盛衣
 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
 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非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
 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註燕所玄黃
 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為
 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註萬乘非
 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
 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春三百有六旬者案
 孔安國傳云追四時曰春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
 十日除小月六日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
 足得一月則置閏年是其解也○註武王伐紂至取之也○
 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
 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前
 叛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
 斬紂懸其頭於大白旗是也○註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
 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季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
 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
 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曰妻
 也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

劉

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封鄉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
 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此于者家語曰此于是紂之親則諸
 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
 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以
 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
 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
 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此干曰為人
 臣者不得死諫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司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
 釋之

齊宣王懼而問之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成湯脩德以七十

地方千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僕

我后后來其蘇 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

面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王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

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虹也

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僕特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輦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 拯所也係累猶縛結也

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 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

令又殘之若此安可哉 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

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彊爭

獲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

止其重器謀於燕衆買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

止也

速疾也旄老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徒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

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也

疏

齊人伐燕取之至猶可及止也○正義曰此章言伐惡養

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

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共伐

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它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也者孟子

齊宣以為臣嘗聞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為王政於天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地方闊千里而猶畏人者也

湯為夏方伯之時湯有七十里而後為天下商王今天下方千里者有九而得其一是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二篇文也今據尚書仲虺之誥篇則云乃葛伯

仇餽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為後予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為己之臆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

宣信之也故言書云湯一征自葛國為始天下皆信湯王之德後湯東向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

君之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為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者後去其我而先向他國而征也

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如霓文時此也又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貨易有無也耕于郊野者又不

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後我后后來

其蘇者註云自上文至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

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後特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

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其往征伐之民皆以為王其之來拯極救已於水火之中如也故以輦

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今乃若以殺其民之父母繫縛其民

累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獲遷徙其國

也。之寶器如也。行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
 疆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區之地。而且後不行其王政。是所以
 與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謀
 其老耄幼小。勿遷移其寶器。謀度於燕國之眾。為致立其
 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父止之也。○
 註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禮九服
 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云霓虹也。
 爾雅云。雲出天也。正氣霓出地也。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
 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註旄老耄
 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爾雅云。黃髮倪。齒壽。案
 也。然則趙註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非也。有弱小爾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閔。閔聲也。猶構
 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
 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

惡

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言往者遭凶年之厄。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
 告白於君。有以賑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
 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曾
 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
 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
 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
 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疏
 鄒與魯閔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
 其難。眾出於己。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閔者。言鄒國
 與魯國相鬪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鬪。戰而
 有司死者有三十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去其民不

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不救也故問孟子當何則可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至是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為凶荒也年而民皆饑餓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為君也有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也不給開府庫以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言曾子有云在戒慎之戒慎之以其凡有善惡之命苟善之出乎爾則終亦以善反歸乎爾也苟出乎爾以惡則其終反歸爾亦以惡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也者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夫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上矣○註閔闞聲釋云閔闞也故曰猶構兵而闞也

滕文

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聘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為也

疏

滕文公至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問則在齊楚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可事非我所能及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為也其它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去之岐山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

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下擇而居也 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強為善而已矣 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也

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 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 問曰齊人將築薛者其無如也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

將欲築其城於此 文公其偏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 免為不見迫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若孟子答滕文公以謂往

者木王居邠國獲為戎狄之門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為居

焉當此之時非木王擇此岐山下為居焉不得已而避狄

所侵患故也岐山下為居耳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

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與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

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續而

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也於人又不可必其成功

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何但勉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也何則可 問免難全國於孟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

居邠狄人侵之是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皮玃貉也裘幣繒帛也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也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言樂隨大

王如婦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

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

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 欲

疏

滕文公問曰至擇於斯二

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者○正義曰此章言大王

去邠權也効死守業義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考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

勝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當

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屋事

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文公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

後為我狄所侵伐是時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

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後事以珠玉又且猶不

免其侵伐至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居焉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婦市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犬

馬珠玉奉事我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殘

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

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大王此言

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婦趨於市若將有

所得耳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勿去者孟子又

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愛也非已身所能為專也

乃世世守也也當効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擇斯二者而

効之二者其一如太王去邠其二如或云効死勿去是也○

註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

釋云狐貉之獸也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

孔子曰狐裘黃裘又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

幣以和諸侯之好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

幣即繒帛之貨也云屬會也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

魯平

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也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證

也。慶人愛。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也。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

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身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公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又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

曰諾。諾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

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為魯注問公何為不使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

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謂

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

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慶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

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

或使之止或足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通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足止也孟

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慶人止也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疏

魯平公將出至天所為也臧氏小子何能使我不得遇哉。焉能使予不遇

哉。○正義曰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

將出慶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

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謚曰

慶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慶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

故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
 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輿出
 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
 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
 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
 今欲見孟子以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
 見於一匹之大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
 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所出而
 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諸君
 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
 母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
 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
 見孟軻也者是曰樂正子見平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
 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為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為平公也
 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
 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平
 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
 豐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是以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

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
 不往見是為其何哉君子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
 子前喪父之時孟子以為也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也
 孟子以為也大夫故大夫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
 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
 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魯平公以謂否不為鼎數之有不同
 也是為棺槨衣衾被服之美有也非所謂也非所謂
 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前也為
 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
 曰克告於君君為未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
 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也故樂正
 自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
 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
 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
 或居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思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也以此意遂曰君所欲
 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哉
 不遇魯侯哉○註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謚法
 云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

曰廢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廢○註樂正姓也為魯臣
 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正為犬
 司寇又在傳宋上御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樂正
 者為姓案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
 者蓋常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非魯平公
 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
 為魯臣於它經書則未詳○註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
 正義曰子路有鼎也奉主又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
 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
 以大夫是其爵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
 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大夫士緇皆五鄭註云衾單被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黃帝書之序





110X
168
3